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九輯
沈雲龍主編

十九路軍興亡史

丘國珍著

文藻出版社

有限公司
印行

史七興軍路九十

著 珍 國 丘

重九

轉了了兄因

兄未謀面前月到

今向來託信以此

字上世司時

示及年世胎附言

己酉上巳

十九路軍興亡史序

余友海豐丘國珍將軍所著「十九路軍興亡史」，乃其「鋒鏑餘生錄」之一部分，全篇約十二萬言。去年秋，開始在「萬人雜誌」（第三十九期）分期刊載，茲已完竣，特將其彙編，印發單行本，



翁照垣當年主力抗日日的
軍將

以便讀者一目瞭然。同時，對於十九路軍過去之光榮歷史，及其以後失敗之經過等資料，得以確實保存，免致時過情遷，而遭湮沒，意義極爲重要。

竊余亦十九路軍一份子，當其在江西成立，以至淞滬抗戰，調閩剿匪，閩變發生，全軍毀滅，余均在場，其中經過，記憶猶新。然而該軍早已烟消雲散，僅貽歷史名詞，無復再建功於國人之前矣，惜也何如！今幸得丘將軍舊事重溫，筆而書之，以昭示於世人，亦屬難能可貴。披閱之餘，欣覺其內容詳實，絕無浮誇或貶抑之處，確爲近代史之一忠實著作也。故特書其概畧以爲之序。

翁照垣於九龍大埔墟紅樓。時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二月十日。

翁照垣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九十路軍的四個大巨頭



二老 蔣光鼐



大老 陳銘樞



四老 戴戟



三老 蔡廷鍇



軍華侵本日
將大川白



長軍軍五第我
中治張



長團師九第日
吉謙田植



將中軍海本日
郎三吉村野



春年一廿國民華中於者作文本
時，錫無於攝時束結日抗海上在
任主謀參校上旅 156 師八十七任

目錄

十九路軍興亡史序

一 序言……………一

二 十九路軍之前身……………三

一 發源

二 首次建功

三 蛻變

四 發展

五 北伐

六 寧漢分裂

七 重整旗鼓

八 整編

三 十九路軍之誕生……………九

一 衡陽之役

二 津浦路之役

三 平漢路之役

四 江西剿匪之役與十九路軍誕生

四 一一·二八「上海抗日」……………二三

一 戰前局勢

二 作戰經過

- 三 撤退以後
- 四 整理候命
- 五 滬戰雜感

五 調福建剿匪……………八五

六 組織民團……………九二

- 一 廣西考察
- 二 成立機構
- 三 幹部訓練
- 四 團隊組訓

七 福州叛變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
- 一 動機
- 二 事變經過

八	退出福州鐵軍收場·····	一五四
九	事後檢討·····	一六一
十	餘波·····	一六八

一、序言

最近報載，蔡廷鍇於四月廿五日病逝大陸赤都——北平。查蔡乃前十九路軍四大首領之一，除老四戴戟，關在竹幕裏生死未卜之外；老大哥陳銘樞；二哥蔣光鼐，都已於年前，先後在赤都與世長辭；而今這位碩果僅存的老三，也披着赤色的袍套，長埋塵土了。

曾在革命時期，東討西徂，南征北伐，掃除軍閥，佐成統一，立下不少汗馬功勞，而為世人稱之為鐵軍；又在對外禦侮的「一二八」淞滬抗日之役，更發揮過輝煌戰績，表現了民族精神，而為國人所崇敬，國際所讚揚的十九路軍，固早已烟消雲散，只餘歷史名詞，給人追憶，迄今亦幾乎為人們所淡忘了。

古今中外，無論任何時代與國家，要建立一枝堅強毅勇，能征慣戰，攻無不取，戰無不勝的部隊，能為國家民族盡其保國衛民之職責者，並不是容易的事！必也要以民族精神為基礎，愛國思想為靈魂，配以將士碧血的培養，光榮歷史的薰陶，而始能有成。否則，非為烏合之眾而不堪一擊；則必成爲私人的牙爪，助桀為虐，而終歸於淘汰。

十九路軍之興起也，乃基於前者之條件而茁芽滋長，故能有輝煌之表現。而其敗亡也，則由於其

領導者思想複雜，認識不清，忽右忽左，徘徊歧路；外則爲仇者的讒言邪說所挑撥炫惑而不自知，內則爲利害矛盾所刺激而令智昏，以致領導錯誤，自挖墳墓而至於滅亡。此乃過由自取，於人何尤！

假如當初，堅定立場，貞忠黨國，擇善固執，誓行主義，珍惜過去艱苦奮鬥之功績，保持無數將士之碧血所寫成的光榮歷史，腳踏實地，蓄銳養精，則「七七」變起，八年抗日，我想其必能在此民族聖戰史上，創立更輝煌之戰果，博取更桓赫之威名。惜智不出此，放棄立場，違背主義，發動閩變，反叛中央，而與親者爲敵，仇者爲友，結果，分崩離析，眾叛親離，走上滅亡之路，蒙受陔下之羞！時至今日，死者已矣，蓋棺論定，亦何足爲之嗚呼痛惜！所可痛惜者，乃彼艱難創造，辛苦訓練，已成爲戰勝攻取，銳利堅強的國家部隊——十九路軍耳！

消息傳來，引起了我的回憶；痛惜之餘，更不忍將其興亡始末，前因後果，秘而不宣。故特書而出之，以供後死者之警惕，並爲治史者之參考。

二、十九路軍之前身

提起十九路軍的歷史，如就其番號之出現，機構之組成而言，則爲時頗短；如就其部隊之實質，事功之表現而言，則曲折離奇，內容豐富，歷史甚長。茲依次述之於後：

一 發源

十九路軍之發源，應溯自民國九年，陳炯明的粵軍時代。當時粵軍由福建漳州回粵，打倒治粵數年的陸榮廷所屬之桂軍，解除了客軍的壓迫，實行粵人治粵。粵省軍人，回粵以後，有感於過去若干年來，備受客軍統治剝削的痛苦，而有建立部隊，以爲保國衛民的決心。於是，粵軍遂成立正規部隊三個師。第一師師長由粵軍總參謀長鄧鏗兼任；第二師師長爲洪兆麟；第三師師長爲魏邦平。後來成爲十九路軍老大哥的陳銘樞，即爲當時第一師第四團團長；而以次首領的蔣光鼐、蔡廷鍇、戴戟；以及後來分任師長的沈光漢、毛維壽、區壽年等，即在該團分任團附、副官、連長、排長、司書等職。由於師長鄧鏗，團長陳銘樞，團附蔣光鼐，均係保定軍官學校出來的學生，受過正規訓練，而又年青氣盛，壯志有爲，故對於該團之統率與訓練，常以模範部隊自期；同時，並以紀律嚴肅，愛國衛民

爲訓練的中心思想。結果，該團即成爲全粵的模範團，此即爲後十九路軍之鼻祖也。

二 首次建功

民國十年，粵軍援桂，鄧鏗的第一師，分由韶關經乳源，及由連江口經小北江，進出連縣。當時陳銘樞之第四團，即在涵洸一役，擊破桂軍沈鴻英部，是爲該團初出茅廬，首次建功。

民十一年，陸榮廷既倒，廣西平定，孫大元帥中山先生在桂林成立元帥府，決計移師北伐；第一師奉命出發，進攻江西之贛州。陳氏的第四團，在贛州城南之王霸嶺，與軍閥陳光遠所部苦戰七晝夜，卒而佔領了該城，該團又再建奇功。

三 蛻變

是年夏，師長鄧鏗，在廣州爲奸人暗算，被刺身亡。朱幾，援桂之粵軍，回粵叛變；而攻贛之第一師，因以回粵戡亂，從此粵省又多事了。團長陳銘樞，痛國事之不可爲，消極辭職，學佛南京。其所遺團長職，即由陳濟棠接任。

民十二年，孫大元帥回粵組織革命政府，陳銘樞東山復出，受任爲粵軍第一旅旅長，蔣光弼爲該旅第二團團長，而蔡廷鍇、黃固、沈光漢、毛維壽、區壽年等，即在該團分任營長，連長等職。全團

下級幹部多由前第一師第四團調用。由於過去歷史關係及訓練基礎，故能精神團結，紀律嚴明，戰力堅強，屢建奇功。民十四年春，在廣東興寧神崗山之役，擊破粵軍林虎之主力；回師廣州以後，又復平定滇軍楊希閔、桂軍劉震寰等部之叛亂。此又為陳氏三建戰功。

四 發展

民十四年夏，陳氏受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師長，即以前粵軍第一旅蔣光鼐團為基本，擴充為三個團，而以蔣氏為副師長；蔡廷鍇為二十八團團長，范漢傑為二十九團團長，戴戟為三十團團長。同年秋，副師長蔣光鼐，以一團之兵力，在廣東鶴山單水口擊破粵軍鄧本殷之主力，乘勝追擊，平定南路，促成粵省內部之統一，建立革命策源地之安全。此又為該部之第四次建功。

五 北伐

民十五年夏，國民革命軍北伐，陳氏之第十師奉命出發，旌旗北指，所向無敵，摧枯拉朽，迭建奇功。尤以湖北之汀泗橋及賀勝橋一役，軍閥吳佩孚親率十萬雄兵，固守要隘，誓阻義師。卒以陳氏之第十師，協同張發奎之第十二師，奮勇猛攻，將其擊破，俘敵數萬。此又為該部之第五次建功。

吳佩孚之主力雖已擊破，然其殘餘部隊，尚有數萬之眾，由陳嘉謨、劉玉春率領，固守武昌城，

圖作困獸之鬪，阻義師之前進。陳氏又復嚴督所部，憑其革命之熱血，利用竹梯爬城，前仆後繼，勇猛進攻，雖所部官兵，死傷過半，卒破堅城，俘陳劉兩賊而降其餘卒。此又是該師之第六次建立功勳。

武昌既下，移師入贛，進攻馬廵嶺，截斷南潯鐵路；軍閥孫傳芳所部，雖仍固守南昌及九江，企圖苟延殘喘。然以兩地爲第十師所隔絕，消息不通，軍心動搖，而使革命軍之第一、三、七等軍，得以速定江西，直搗金陵。乃該師之第七次建功。

是年冬，陳氏以戰功升任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軍長，兼武漢衛戍司令；蔣氏爲副軍長兼第十師師長，范漢傑爲副；戴戟爲二十四師師長，蔡廷鍇爲副。當時全國民眾，以第十一軍戰鬥力及紀律，有如鐵般的堅強，故羣以鐵軍徽號加之了。

六 寧漢分裂

不幸，民十六年春，共黨叛變，寧漢分裂，陰謀份子，察知陳氏爲忠黨愛國者，不易於利用，遂以各種卑劣手段，造謠中傷，挑撥離間，逼其離職；而蔣、戴兩師長，亦聯同不安於位，相繼離開。陳、蔣、戴離開武漢之後，蔡廷鍇則調任第十師師長，撥歸第四軍指揮。河南臨潁之役，蔡氏尙能表現戰績，安定全局。

七 重整旗鼓

同年秋，共黨份子賀龍、葉挺等，在南昌暴動，脫離國軍，自建紅軍，南趨廣東潮汕，企圖進佔廣州。蔡氏洞燭其奸，不受利用，獨率第十師直走福建，歸回國軍旗下；同時，並電請陳、蔣兩氏回來復職。同年冬，陳氏從日本回到福州，即以蔡氏之第十師為基礎，重組第十一軍，陳任軍長，蔣副之；蔡仍為第十師師長，張世德副之；新編第二十四師，而以黃質勝為師長。未幾奉命回粵。

十七年春，回抵廣州，再編成第二十六師，以戴戟為師長。同年夏，北伐軍到達山東之濟南，為日軍所阻，釀成濟南五三慘案，全國悲憤，羣起反日，號召羣眾，為國雪恥。當時陳氏等在廣州創辦十一軍軍官教導隊，積極訓練，俾成勁旅。是為該部官兵之民族精神，愛國思想所由茁長，而為後來十九路軍淞滬抗日精神之所由表現也。

八 整編

民十八年，北伐成功，全國統一，中央決計整編部隊，陳銘樞奉命出主粵政，而其第十一軍部隊，首先遵命縮編為一個師及一個獨立旅，即以蔣光鼐為編遣區第三師師長；戴戟為副而兼第八旅旅長；陳維遠為第七旅旅長；蔡廷鍇則為獨立旅旅長；統歸第八路軍陳濟棠總指揮。

同年夏，編遣決裂，粵桂又發生事端。蔣氏率其陳旅及蔡旅，大破徐景棠師於東江之派尾；而戴氏則率其第八旅，大破桂軍白崇禧所部於花縣之白坭。

從此兩廣又歸平定，而中央局面亦因以安固了。此即該部之第八次建功。

同年秋，中央命令第三師改稱第六十一師，仍以蔣氏爲師長，戴爲副；擴充獨立旅爲六十師，以蔡氏爲師長，李盛宗爲副。此兩師表面雖不相統屬，然以其發源及歷史之演變關係，精神上仍團結一致；事實上乃利害與共，相親無間，是即爲後來十九路軍之胚胎也。

三、十九路軍之誕生

民十八年冬，張發奎之粵軍，聯合廣西李白之桂軍，進攻粵省，中央之第三、第八等師，與陳濟棠之第八路軍，曾在花縣與粵桂軍激戰達四晝夜，死傷三萬餘眾，情況相當危急，幸得蔣光鼐之指揮得宜，調度有方，卒將對方擊退，轉危爲安，乘勝追擊，直入桂境。此又是該部之第九次建功。次年春，蔣氏率其六十一師，並指揮蔡氏之六十師，香翰屏之六十二師，與粵桂軍再戰於廣西之北流。因北流多山，地勢險阻，人民强悍；加以李宗仁，黃紹雄等統治廣西多年，民眾組織嚴密，武裝民團，到處伏擊；蔣氏孤軍深入，處處受敵，處境頗危。然而蔣氏指揮若定，將士用命，結果竟能制勝，轉危爲安。這又是該部之第十次建功。

同年夏，北方的閻錫山，聯合馮玉祥所部作亂，反抗中央，致津浦、隴海、平漢各線，戰爭又起。此時，在南方之粵桂軍，又復與閻馮等勾結，北走湖南，企圖進攻武漢，會師南京。中央處此危急存亡之境，乃急調蔣氏之六十一師，蔡氏之六十師，及陳濟棠屬下李揚敬之六十三師，分由梧州，集中韶關，進出湖南，追躡粵桂軍之後，牽制其北進。此即爲衡陽之役。

一 衡陽之役

六月二十日，六十及六十一兩師，共轄六個旅及一個教導團，合計十三個團，連同六十三師，已到達韶關集中。即日聽候陳主席訓話之後，當晚開了一次軍事會議，討論入湘以後的作戰計劃。任務是牽制粵桂軍進攻長沙及武漢，而阻遏其應援北方閻馮兩軍之反抗中央。目的地先要佔領衡陽。

作者剛從日本回國，即加入六十一師第七旅爲華旅長之中校參謀主任，第二天，即跟着開進。如果利用火車輸送，還來及達到目的地；可是當時韶關以北之火車不通，只得徒步行軍。待行到郴州時，粵桂軍已超過了衡陽，向長沙前進了。迫我軍到達耒陽時，且已攻佔長沙了。於是，我軍仍照原定計劃，第一步先佔領衡陽，然後再相機追擊，以牽制其北進。粵桂軍向長沙急進之後，衡陽及沿祁陽、零陵之後方連絡線，只由其第八軍留置少數新成立的部隊防守，藉以維持其後方交通而已。因此，衡陽的兵力非常脆弱，不必費多大之力量，就在東洋渡渡河之後，派出少數前進部隊稍爲突襲，即將守城的桂軍嚇跑，向祁陽撤走了。於是，我軍也就很順利的佔領了衡陽。

此時，我們的敵情判斷，以爲粵桂軍有兩種企圖：一是沿粵漢路北段向岳州急進，與由鄭州南下之馮玉祥軍會師武漢；然後，順長江直趨下游，與由津浦路南下之閻錫山軍會合進攻南京。一是由長沙分途經平江、瀏陽，向江西之修水、銅鼓、武寧、奉新，進攻南昌或九江；然後，與由津浦，隴海

兩路南下之閻馮兩軍會攻南京。如果他們真是如此行動，則中央之處境相當危險，整個局面都有可能惡化改觀的！因當時的情況，徐州以北的中央部隊，北面沿津浦線在兗州以北，泰安以南的汶水之線；西面沿隴海線在商邱以西，民權以東的柳河之線，和閻馮兩軍對峙而陷於膠着狀態，正在無法進展之中。倘閻馮兩軍爲應援粵桂軍之作戰而採積極行動，則徐州是不能招架的。徐州若失，則南京的危險可想像了！可是，戰局的發展真微妙，這時候，閻馮兩軍並沒有行動，而粵桂軍竟出乎意外的，從長沙掉頭回師，經株州、醴陵、攸縣、安仁，來一個大迂迴，繞過衡陽之南，耒陽之北，竄到西邊的祁陽去；再又掉轉頭來對付衡陽的我軍！這麼一來，他們經過了十多天的急行軍，疲勞的程度可想而知；而我軍在衡陽得到這種情報，當然不便輕舉妄動，要看清楚敵人的行動企圖之後，才能加以打擊；何況我軍的兵力居劣勢，萬一處置錯誤，就會貽誤大局呢！所以，我們一面偵查他們的行動，一面即在衡陽休息了十多天，正所謂士飽馬騰，精神壯旺的時候，就以逸待勞，給他們以一個迎頭痛擊，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般的縮回廣西去了。當時，探得粵桂軍的主力已轉到了祁陽，而以一部推進至祈陽大道中間的洪橋東側一帶高地佈防時，即判斷他們必定要來進攻衡陽。於是，蔣氏的部署如下：東面沿湘江西岸；南面由東洋渡，經興隆市，至西邊的排山舖；迤北至西渡之線，佔領有利陣地，構築強固工事。以六十師之一個旅爲總預備隊，控置於城中，而以另兩個旅守東面沿江岸；六十三師則守南面陣地；六十一師之第八旅，以一個團及教導團爲師預備隊外，據守北面陣地；其第七及第九兩旅

則守西方正面。七月中旬之某天，將近黃昏時，粵桂軍即開始向第九旅及第七旅正面攻擊了。起初來勢頗兇，戰鬥極烈；華振中之第七旅在左地區，張世德之第九旅在右地區，教導團控置於中央後的泉湖，準備轉移攻勢時，沿大道施行逆襲及追擊之用。激戰至晚八時左右，第九旅旅長張世德突被機槍擊中，當場陣亡。這消息傳遍全軍之後，更激怒了全體官兵，而鼓起了更爲旺盛的攻擊精神，決定次早拂曉轉移攻勢了。

第二日早上，兩師的砲兵，已於晚上集中放列，準備完畢，即於拂曉前開始射擊，把敵軍的第一線部隊先行摧毀；跟着教導團施行正面逆襲，而左右兩地區隊全體射擊，發揚至高之火力，敵勢已挫，即全線衝鋒前進，就把粵桂軍擊潰了。我軍跟着追擊，一直追至祁陽城，全無反抗之力，打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，桂軍師長梁重熙亦被擊斃，慘烈情形，已可概見。

追擊至祁陽，除派出小部隊四出搜索殘餘外，大部集中休息。據搜索部隊報告，敵軍殘部已由零陵、全州，退回廣西去了。第三日，奉命開回衡陽。這場戰役就算結束了。這又是該部的第十一次建功。

未幾，我軍又奉命開赴山東，展開津浦路之戰；於是，就把衡陽交由六十三師駐守。

一一 津浦路之役

六十、六十一兩師由衡陽出發，沿公路經長沙、岳州，向武昌急進，行了一個星期，並無休息；時屆夏末秋初，正是驕陽炎迫之時，沿途病倒的士兵頗多，運行李輜重的民夫，及馱重武器的騾馬，倒斃的也不少。到了武昌，即刻改用船舶輸送，順長江而下，至浦口登陸；然後，轉乘火車，到達徐州之後，即轉至隴海路之商邱下車。

在商邱露營一宵，次早又出發，經單縣、金鄉，向濟寧前進，急行一星期到達，又改乘火車至兗州。兗州乃山東濟南以南，江蘇徐州以北的津浦路上一個大車站；這裏才看見許多國軍部隊駐紮。我們在此休息一晚，然後，越鐵路，經曲阜、泗水，朝北渡汶河，靜靜的越過泰山脊，爬上十八盤，西營，龍洞，向濟南攻擊前進。在那崇山峻嶺的地區，迂迴曲折，行了兩星期，至中秋節的下午，才到達濟南南郊和閻錫山部接觸。可是，閻軍守山東的主力都在泰安以南，汶水之線；而留在濟南的部隊，只是他的高級指揮機關及後勤部隊而已。給我們從天而降的神兵般，出其不意而突然攻到了城下，不僅在濟南城的部隊來不及撤退而悉數被俘；就是在前線的主力，也倉皇失措，無路可逃了！於是，俘獲閻軍的官兵、輜重、馬匹，及大砲等頗多；而我軍於當晚在月光照耀之下，進入了濟南城。在黃河北岸據守的閻軍殘部，即把濼口的黃河鐵橋破壞，阻我軍之追擊；而其在 frontline 的主力，大部被俘外，少數的不敢沿鐵道逃走，而轉由濼城，分向平陰、河東，渡過黃河，向聊城潰退了。此役為該部之

第十二次建功。

第二天，六十一師第七旅，奉命推進至黃河南岸附近之灤口，沿河岸構築工事，一面監視對岸之殘敵；一面停止候命。

寫到這裏，有一段趣事，無妨記之。當我們的隊伍在蕪萊縣西北山區前進時，因天氣炎熱，沿途又無店戶茶水可以歇息解渴，士兵疾病落伍的頗多；各級部隊長雖早曾對官兵們宣示過，此行要提防土匪，切勿落伍；同時，各團也都派出收容隊，沿途把不能行走的病兵，掩護抬走。可是，還有少數尚能行走而感疲乏的，不無留落在後面的了。當時有一個號兵，及兩個步槍兵落伍在小村邊休息；忽然，鄉人報說：「後面山嶺上有馬賊來了，快走呀！」他們聽了，向後面遠遠的山嶺瞭望，果然有騎兵二十餘人沖了下來；於是，他們急則生智，商定由號兵指揮，分別跑上前面三個小山頭去，每人佔領一個山頭，號兵手上還有一把連絡用的紅白色的號旗，一面揮旗，叫他倆放槍，放了幾排槍之後，又吹起某團某營的衝鋒號音，就這樣把那羣馬賊嚇回頭去了。這可見南方的蠻子部隊——十九路軍的精神，要想吃他們一點便宜，雖是少數人，也是不容易的。還有一件奇事，就是第七旅司令部的一個特務排排長宋某，在部隊和閩軍開始接觸時，還未曾進城，他自己跑出去，不知道他用何手法，一個人竟然繳到了閩軍的步槍十四枝，挑着回來，怪不怪呢！此外，閩軍的高級司令部的一個少將參謀長某君，帶着一匹蒙古種的大白馬，給我們的士兵截擊俘到了。後來，解到旅司令部，華旅長查問之後，就把他釋放，馬匹留用。

我們在濟南住了一星期，聽說中央已發表六十師及六十一師編爲十九路軍，並以蔣光鼐爲總指揮兼濟南警備司令，蔡廷鍇爲十九軍軍長。但不知何故？他們竟不會宣佈就職，延至次年七月間，始在江西吉安宣佈成立。

未幾，又奉命調平漢路方面作戰了。

三 平漢路之役

我軍從濟南出發，沿津浦路徒步南下，急行至泰安北的界首，才改乘火車。到了徐州，又轉西開至商邱下車。露營一宵，又由商邱步行，經柘城，淮陽，至周家口，渡過潁河，而繞到平漢路的漯河。一共走了兩個星期，當午再渡過河北之堰城宿營。次日繼着沿鐵路線西側地區，向北前進，目的地爲新鄭。可是，走了幾天，到石固之後，又轉向西至張澗店，對禹城之馮玉祥軍警戒。當時由第七旅的丘團派出營去進攻禹城。但以馮軍據城堅守，而以重迫擊砲十餘門集中向我軍射擊，曾營無法接近；且死傷甚眾，不得已暫停攻擊，只就地對該城構築工事，嚴密監視。

旋據通報，我六十師已佔領了新鄭；而馮軍的戰畧，係在鐵路兩側地區各城市，建築堅固據點而死守不出擊，致爲我中央部隊，分成若干縱隊，從他們的據點與據點之間的罅缺穿過去，向其高級指揮部所在地之鄭州攻擊前進，截斷了他們的交通連繫，使其株守各據點的部隊，都陷於孤立無援之苦。

境，而紛紛投降。例如宋哲元、韓復榘、傅作義、魏益三、石友三、鄧寶珊、楊虎城、孫連仲、吉鴻昌、張維璽、田金凱等部，都繳械投降，其未繳械的也都接受中央任命而放棄抵抗了。

粵桂軍給我們在衡陽打破，退回廣西去；閩軍又在濟南給我們擊潰，退回山西老巢；現在，馮軍在鄭州又給切斷了手足而無力掙扎；這就是兵法上所謂「各個擊破」。以後，就是用政治的方法來收拾局面，而不必再用軍事去勞民傷財了！六十及六十一兩師，這次在新鄭建立了第十三次功之後，在張澗店休息一個星期，又奉命調許昌集中待命；未幾，又復開回武漢整理訓練。

四、江西剿匪之役與十九路軍誕生

民十九年十月杪，部隊由許昌用火車輸送，開回武漢整理補充。至十一月下旬，又奉中央命令沿粵漢、株萍兩鐵路，向江西前進，協同各友軍圍剿共匪去了。

由於粵漢路自岳州以南，株州以北，都被匪破壞，火車不通；因此，部隊只能輸送至岳州，然後徒步行軍。急行三天，到了湖南省會——長沙。地臨湘江東岸，地勢平坦，城垣濶大，文化發達，商業繁盛，實爲富庶之區。西岸有岳麓山，茂林修竹，鳥語花香，風景極佳；山上有許多烈士墓，如黃克強，蔡松坡等，均卜葬於此，名山埋英骨，生色實不淺也。

在長沙休息一天，繼續前進，經株州，醴陵，萍鄉，蓮花，永新，而至泰和。株萍鐵路沿線，尚

屬平地，頗良於行；惟入贛境，過萍鄉而後至泰和，盡是羊腸鳥道，崎嶇山路，村莊既少，地方窮困，行軍極感辛苦，且地近匪區，行動稍一不慎，警戒畧爲疏忽，即有被匪襲擊之虞。故此，一路前進，都要提心吊膽，戰戰兢兢！到了十二月下旬，始到達泰和縣城。此城居羣山之中，地勢侷促，交通不便，人烟稀疏，生活貧困。當部隊到時，匪已逃避入山，不見踪影了。部隊在此過了新曆年，召開軍民大會，駐了十餘日，又奉命向興國前進。

興國接近匪巢之寧都，瑞金，會昌，鄔都等縣，完全爲赤化已久之縣城，地方形勢，比泰和更爲崎嶇複雜。民二十年一月十日，部隊進入城裏時，匪已向四鄉山區，化整爲零，化匪爲民；故離城五里之周圍山頭，紅旗遍佈，槍聲紛鳴，等於我們自願進入網羅，處於被匪包圍封鎖之形勢。次日，開始構築城防工事，封鎖四周道路，禁止進出，防匪滲透。但因如此，則四鄉農民既不能到城市來買賣，而軍隊之糧食蔬菜，供應無從了。在此情形，如何是好？如聽任部隊自行到四鄉採買，則危險重重；若不下鄉購買，則全軍都有孔子在陳之苦。不得已，就每日集合各團營的採買兵伙，結隊分區，前往採購，每區派兵一連以上，隨隊掩護，以策安全。可是，最初，五里內外的四鄉尚可採購，久而久之，搜盡食盡，勢不能再向前推進；那麼，離城越遠，則時間越長，危險越甚，而掩護之部隊越大。這些部隊，在城裏困守，行動拘束，生活枯燥，一旦出城，放縱難免；加以，山村僻壤，散處坑谷，而鄉民受匪脅逃，家中存糧，鷄鴨猪牛，食鹽蔬菜，欲購亦無人受錢。於是，不能不掠奪而歸，形

同劫賊，而紀律盪然，不僅爲匪者痛恨入骨，卽反共者也埋怨軍隊之強蠻，不敢也不願與軍隊合作而共同清匪了。在此情形之下，進行剿匪，無異於製造共匪。孟子說：「爲叢驅雀，爲淵驅魚。」這就是說，如此剿匪，於事無補，反而越剿越多，變成兵來匪走，兵去匪來的困難局勢。作者當時，就有一種理想，認爲欲根本肅清江西紅匪，在此山岳地帶，交通不便，接濟困難之環境下，必定要用「築路清匪」的辦法，才能達成目的。何謂「築路清匪」？這就是把整個匪區，包涵福建，廣東，湖南，江西各省區，劃分三色地區。未受匪影响之地方爲白色區；已受匪影响而匪化未深之地方卽爲灰色區；匪之佔領區而匪化已深之地方爲赤色區。工作開始，不要把軍隊開入赤色區，以免受匪之包圍，而應沿灰色區邊，擇定據點，四週包圍；一面發動民伏，把後方交通路建築通車，以便糧食運輸接濟；一面對於赤色區嚴密封鎖，使共匪得不到物資之接濟，陷於經濟枯竭而無法生存；同時，進行清理民眾，反共者組織而救濟之，脅從者安撫而利用之，甘心爲匪者捕捉而感化之。工作做妥，全線再向前推進十里或二十里，把包圍圈縮小，照上述辦法，築路，封鎖，及救濟撫民；再俟工作做妥，全線又再向前推進，縮小包圍，繼續築路，封鎖撫民，以至各路部隊，會師於匪之核心區而後已。如此，則爲時不出三年，匪定可肅清；而部隊可以不疲於勞役，且免遭匪襲擊之危險。不過，此乃整個之辦法，應由中央最高統帥部負其責，殊非我們一部份者所能決定。本擬向中央獻議，則職小人微，未必能邀採擇施行，於是，只得置之而已。

六十一師師長蔣光弼，身體素弱多病，經過湖南，津浦，平漢三次戰役，戎馬奔馳，軍書旁午，難免勞頓，以致舊病復發；故當部隊到達武漢時，即告假回粵養病了。於是，師長職務由副師長戴戟代理，而兩師之指揮，則由蔡廷鍇負責。到了三月中旬，蔣氏回防指揮。可是，四月間，廣東省發生政變，省主席陳銘樞，給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趕走。這時候，適翁照垣於年初由法國歸來後，陳主席即派他為廣東省保安第四團團長。陳氏被逐離省，翁即在黃埔替他抵抗，打了一場很激烈的仗。不過，寡不敵眾，結果失敗。於是，陳和翁即相率赴南京去了。

本來，陳銘樞乃六十及六十一兩師在歷史傳統上的領袖，陳被驅逐，這兩師應該擁陳主席而聲討陳濟棠才對；可是，事情的發展，似乎有點離奇。當時，兩師並無行動，延至六月初，突然放棄與國基地，而向贛州開拔，似有回粵之傾向！但這一離奇的行動，在開拔的命令中，並無說明原因，究竟是奉中央命令回粵去對付陳濟棠？還是脫離中央去靠攏陳濟棠？軍中許多幹部都感到莫名其妙。但從後來的發展看，似乎是異動。何以？因部隊到了贛州之後，突奉陳銘樞從南京拍來的電令：「着即停止向廣東前進，他就要到贛州來。」云云。待到六月九日，陳氏飛到贛州，即發表自己已奉中央命令，任為剿匪軍右翼集團軍總司令。次日，即在贛州通電就職，十二日就把部隊從贛州開回吉安集中。同時，發表這兩師編為十九路軍，而以蔣光弼為總指揮，蔡廷鍇為十九軍軍長，戴戟為六十一師師長；另擴編一個師，為七十八師，而以樞壽年為師長。從此，十九路軍才正式誕生了。

六月廿三日全部到達吉安，跟着就開始組織總司令部，總指揮部，軍司令部及改編部隊。六十一師第七旅旅長華振中，因與戴師長意見不合，消極辭職，回粵去了。作者即被調充總司令部特務營中校營長。未幾，戴師長調充總司令部參謀長，所遺師長缺，即以第八旅旅長毛維壽補充。

當陳銘樞同翁照垣到南京時，就去見最高統帥 蔣總司令，於是，即派翁爲警衛師的旅長，經已到杭州就職，開始工作了。迄陳氏到吉安，就任剿匪軍右翼集團軍總司令之後，正當七十八師成立之時，就電中央請調翁改任七十八師一五六旅長。翁於七月下旬到達吉安就任旅長，即請調作者爲該旅上校參謀主任。

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於七月二十日在吉安成立後，即奉命於次日渡贛江，開赴江東岸之直夏，擔任交通警衛及協助糧食運輸工作。這一旅的部隊，共轄三個團：一爲第四團，團長鍾經瑞，係由六十師撥來的；二爲第五團，團長丁榮光，係由六十一師撥來的；三爲第六團，團長張君嵩，係廣東省保安團收容撥來的。在直夏服務至八月十八日，始開回吉安城集中訓練。

吉安是古之廬陵，宋朝文學家歐陽修，愛國烈士文天祥等之故鄉。地處贛江上流之西岸，本爲文物富庶之區，但經匪幾次燒殺蹂躪之後，已變爲滿目瓦礫，荒涼殘破之死城了。春夏雨季，江水漲時，南昌的淺水電船可以通至此地，秋冬水退，只能通至樟樹。

在吉安駐着，每日除督訓部隊外，無事可做，即將「築路清匪」的辦法，草成意見書，繪具要圖

，交由翁旅長呈由陳總司令轉向南昌行營建議。結果，雖經總司令部採納，轉呈行營通飭實施；然而並未切實施行，而僅改爲築路平燬。平燬就是平村燬屋之意，而不是撫民救濟。主要策畧仍是追剿圍堵；也就是大軍集剿，分路窮追。此策畧雖然能給匪一些打擊，可是，此剿彼竄，我軍疲於奔命，而稍一不慎，每每吃匪大虧。如八月初，左翼軍第三進擊軍之五十四及四十七兩師在蓮塘、良村之役，遭匪伏擊，幾乎全部被俘。八月下旬，右翼軍之十九路軍在高興墟一役，遭匪襲擊，雖能把匪擊退，不至於被覆沒，但死傷竟達三千餘人之眾。跟着五十二師在石嶺，又被匪襲擊，精銳損失殆盡。此種冒險急攻之計，反而欲速不達，將如之何？

十九路軍自入贛剿匪以來，迄至十月底，前後約十個月，除在高興墟一役，與匪之主力作了一次生死搏鬥之外，大部份時間，都是困守城池，或行軍流動；所謂剿匪，並未會剿過一次而收到效果。到了九月十八日，日本寇軍，佔我瀋陽，東北軍不抵抗，激起了全國憤慨之後，軍民思想轉移到抗日去，而剿匪大計，反而給抗日怒潮沖淡了！

當時十九路軍在江西，得此消息，全軍官兵，尤其是一五六旅的官兵，無一不怒髮沖冠，振臂扼腕！作者當時，認爲時機已到，本軍應向中央請纓，放棄剿匪，開赴東北抗日，收復失地，而以抗日的浪潮，瓦解共匪之力量！於是，就向翁旅長口頭建議，請他去向蔡軍長，蔣總指揮，戴參謀長，和陳總司令等建議，把剿匪如何徒勞無功，應轉向抗日，以盡軍人天職，爲國家民族爭取生存及光榮，

始可對得起祖宗及人民；同時，也可導致共匪瓦解。翁果同意，即刻去向陳、蔣、蔡、戴諸首領陳說了，他們幾位巨頭，也果然贊同，即刻電請中央，調十九路軍北上抗日。這時候，中央雖未曾有決心和日本作戰，然而，部隊均集中在江西剿匪，關內平津，及京滬一帶，頗為空虛，萬一日軍再繼續南侵，將何以抵抗？因此，不能不先調一部分兵力鞏固京滬，然後再相機北調。現在既有十九路軍之請纓抗日，則此舉正應同情；所以，第一步將十九路軍調為京滬衛戍部隊，並於九月卅日發表調陳總司令銘樞為京滬衛戍司令長官。

十一月初，十九路軍由吉安向九江徒步前進，沿途加以訓練，提高官兵的敵愾精神及紀律。行了十天，才到南昌；改乘火車，於十四日到達九江；十七日登輪輸送，於二十日前後，始先後到達京滬線登陸集中。

而我們在江西剿匪工作，艱苦生活，至此才告結束。